



似水年华



秋虫交响乐

刘孝存〇著

夏末秋初，各种各样的秋虫便开始争相鸣叫起来。蟋蟀、蝈蝈、油葫芦，一声声，一阵阵，一片片，远远近近，组成一部宏大的秋天交响乐。它不仅奏响在原野上，也奏响在都市——有草的地方，有瓦砾的地方，院子里，街头上。

1267
1495

校园文学丛书 ■

秋虫交响乐

刘孝存◎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虫交响乐/刘孝存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似水年华)
ISBN 7-5075-1901-5

I. 秋...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9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ebs@263.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9 印张 90. 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目 录

春之柳	(1)
二月兰	(4)
桃花梦	(7)
牵牛花开	(10)
夏日莲荷	(13)
有花月月红	(16)
芳心牡丹	(19)
石榴花红	(22)
桂花飘香	(25)
采 菊	(28)
凌波仙子	(31)
独叹梅花瘦	(34)
人间松树	(37)
桑榆纪事	(41)



秋虫文

花容	(44)
花说	(47)
花想	(50)
花舞	(53)
花与花	(56)
花的随笔	(59)
花儿与爱情	(63)
秋虫交响乐	(66)
春城无处不飞花	(69)
秋歌	(72)
山水之歌	(76)
夏夜的繁星	(79)
北京畅想曲	(82)
不到长城非好汉	(85)
水·船·桥	
——江南印象	(88)
神农架的缘	(91)
海滨拾贝	(94)
海滨的梦	(97)

目 录



西山的雪	(100)
废墟旁的遐想	(104)
花乡行	(107)
走在开满梨花的原野上	(110)
在“童话世界”漫游	(114)
书房闲话	(117)
绿色度假	(120)
都市的雨	(123)
石板路旁一小店	(126)
人生岁月	(129)
人生旅途	(132)
我的城	(136)
碧草连心	(140)
刻刀下的花纹	(143)
碧血与花环	(146)
贺年卡	(149)
听 涛	(152)
笔之歌	(155)
今秋红叶	(158)



秋虫文



胡同短章	(161)
不喜欢灰色	(164)
观狼小记	(167)
四季	(170)
古崖居断想	(173)
麻雀	(176)
说狼	(179)
三月街上找金花	(183)
情深意浓三道茶	(186)
热带雨林随感录	(189)
在曼谷过“泼水节”	(192)
从勐腊到南塔	(195)
昨夜“流星雨”	(201)
菠萝蜜	(205)
小提琴传奇	(208)
等待	(211)
握手	(216)
那天，我丢失了钥匙	(219)
路过柳青墓	(223)

目 录



涛声依旧	(226)
老 师	(229)
同 窗	(232)
相 聚	(235)
花之缘	(238)
山桃花	(241)
写在水仙花初开的时候	(244)
无名的野花	(246)



春之柳



春之柳



残雪刚化，乍暖还寒，依然荒凉的原野和灰蒙蒙的城市街头在不知不觉中浮现出一层鹅黄淡绿。油然一股欣喜雀跃在人们的心头，因为柳树发芽了，用它特有的颜色通报：“春天来了！”

春风杨柳——柳树就是这样和春天联系在一起了，它那随风摇摆的柔柔枝条也和柔软、细弱联系在一起。于是有了“吹面不寒杨柳风”，有了形容柔美的“柳叶眉”、“杨柳腰”。

汉、唐之际，京都长安有折柳赠别之俗。那时候，长安人送客、友东行，要从城内送到灞水的岸边、灞桥的桥头。临到分别，折一条柳枝相送，寄托着“一路平安”的祝福，也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诗人的感情尤为丰富，所以李白的《忆秦娥》中有“年年柳



秋虫文



乐

色，灞桥伤别”之句。后来，连“灞岸”都成了“杨柳”的代称。

但盛唐终有衰落时，一场“安史之乱”，带出一个凄凄惨惨的“章台柳”。这“柳”所勾联的可不是一般的惜别，而是牵心挂肚的“生离死别”。诗人韩翃与妻子柳氏于战乱中分离，无家可归的柳氏只好做了尼姑。后来韩翃得知柳氏的消息，托人给她捎去了一首诗。其诗写道：“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见诗还诗一首，为：“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几经波折，韩、柳终得团圆，那“章台柳”便成了“所爱女子为人所夺”之喻，而“章台”也化作“杨柳”的替代语。

昔日杨柳，无论“灞岸”还是“章台”，都涉及人的情感。古人常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因此“杨柳”给人的印象和感觉总是柔柔弱弱，像女子，而不像顶天立地的硬汉。其实，人非草木，谁能无情？有情未必不英雄。柳，看似柔弱，其实它是生命力极



春之柳

强的一种树；只要有阳光、水和土壤，它插在哪里都能活。

最早给北国带来春意的树是柳。当柳絮飘飞的时候，繁闹的夏天也就快来了。但因为不够高大，也不挺拔，在夏的浓绿中，它就不再引人注目了。它只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让湖畔和河边乘凉或散步的人们感到清风吹拂的惬意，也使情侣们感受着生活的柔美。因为没有香甜和艳丽的果实，秋收的季节它遭受的更是冷落和遗忘。只有秋风扫落叶的日子里，我们才会想起它绿的最早、衰黄得最晚。北风袭来了，除了不落叶的松柏，那原野上和城市街头的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只有柳枝柳叶顽强地对抗着寒流。这时候，谁还能说它柔弱呢？

柳是属于春天的，同时也属于一年四季。大雪纷飞的时候，我们都只有一个春光明媚、风摆杨柳的梦。



秋虫文



乐

二月兰



二月兰！仅仅这名字，就给我许多亲切感，抑或是温柔感、秀雅的气息。特别是早春，杨柳还没有染绿，北国的大地上还显示着一片荒凉：你可以想象，小时候，我在刚刚沾些鹅黄嫩绿的原野上发现了一朵羞涩的开着的蓝紫色的小花，那该是多么新鲜，出奇。

有人告诉我，它就是“二月兰”。

但它很可能只是一朵无名的野花，因为长大以后翻阅有关书籍，二月兰的花虽是淡紫色，但却开在初夏。而且它也不属于兰科，另属十字花科，学名“蕙菜”，又名“菲”、“诸葛菜”。不免有些失望，只是那少年时代亲切感挥之不去，更何况它还带着一个“兰”字。

兰，有兰花、春兰、草兰之称，既有野生，又有

二月兰



盆栽。是因其多年生且常绿呢，这是因其花淡清雅？王公士族，以兰为“贵”；每逢祭祀、庆典或接迎贵客，沐兰焚香是不可少的一个仪程。诗客学翁，以兰为“幽”；屈子行吟泽畔，“结幽兰而延伫”（挽结着幽香的兰花而久久地徘徊）。民间百姓，以“兰”为“重”；异姓交好，义结金兰。哦，晋代的文人名士独钟“兰亭”；吟诗作赋之余，王羲之挥毫书写《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由是，兰亭又以书法大师的毫墨而闻名天下。

古人以“兰”喻君子，后世有兰名“君子”。君子坦荡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喻于义、君子之交淡若水……似有自我清高之嫌，但若不羼杂功利，“清高”一番又有何妨？只可惜有那么一个时期，某地的“君子兰”成为一些谋取暴利的特殊商品和权钱交易的媒介，一时间哄哄嚷嚷，好不热闹。“贵”是“贵”起来了，但却失去了“文之幽”，也没有了“情之重”，惹得一位作家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小说《疯

秋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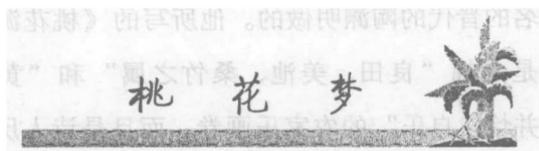
乐

狂的君子兰》。我知道，这怪不得兰花，因为它的一切人文品格都是人赋予的。如果人心沾满了铜锈，脑海里鼓动着权欲，那么在人的股掌之上，多清高的花儿也摆脱不了俗气。

“二月兰”大概不会介入那种交易的，因为它不属于被人们贵族化了的“兰”。它虽然可供观赏，但毕竟是一种可以食用的“菜”。只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甘心为“菜”，偏偏往“兰”的行列里挤。有道是惜兰爱兰的大诗人屈原也对“兰”发生过怀疑：“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我还以为兰草最可靠，谁知它华而不实虚有其表。）由是我又想起了那朵在早春的原野上羞涩地开着的蓝紫色的无名小花——它既不入菜，也不会被人们摆在花屋里观赏，更不会与人的贪欲和交易有什么牵连。它是那么质朴，那么可爱，与我少年的幻想紧密相连。

那无名的野花，才是我感觉和印象中的纯粹的“二月兰”。

桃花梦



春的原野上，那如云似霞的一片，是桃花做的梦。

桃花做的梦是什么？

——洁白的是纯情，粉色的是希望，殷红的是热烈。纯情的梦，和少男少女做得一样；希望之梦，是人人都有的；热烈的梦，饱含着我们的追求和渴望。所以，在春风染醉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喜欢到乡间原野踏青，去寻觅花开花放的热闹。乡间和原野的花事多，那最浓最艳且能融成一片的还在桃园、桃林这一边。桃花携着梦一般的春的讯息，诗人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桃花的梦是和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百姓向往着安居乐业，由此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感叹。



秋虫立文



乐

安居乐业的梦，人们已经做了几千年，其中那个最著名的晋代的陶渊明做的。他所写的《桃花源记》，不仅是一幅“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农家乐画卷，而且是诗人历经战乱以后对太平生活的向往和梦想。这向往和梦想，和文艺复兴时代英国人莫尔所写的《乌托邦》、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所写的《太阳城》，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有人说，“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退居田园是逃避现实和明哲保身，但却忘记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仅仅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文人。在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月里，多少文人学子卖身投靠，甘当封建统治者的爪牙和军阀强豪的走卒；陶渊明洁身自好，贫老乡野，恰恰展示了他的风骨和高洁。我们还对他要求什么呢？且不说他《归去来辞》中有“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之句，也不说他《五柳先生传》中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之语，一篇《桃花源记》的散文，就足以让他千古留芳。在《枕中记》的那个“黄粱梦”让人引为笑谈，但桃花园的梦却是让我们悠然向往。为了这梦，中华



桃 花 梦

大地上有多少次揭竿而起，有多少次流血流泪。

桃花的梦，也做在《红楼梦》里。花开总有花谢时——叹落红遍地，感桃花流水，林黛玉有怜花惜春的《葬花诗》：“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花的感伤，既是闺中女儿的感伤，也是人生无常的感伤。林黛玉和贾宝玉的悲剧，是封建专制社会制造的悲剧。

桃花开了——在新的春天。新的春天，“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已不是梦：我们惜花爱水，但无须林黛玉那样的哀伤。因为灰色的生活已变成了彩色的生活，许多昔日的梦已化作了现实。今天，我们不仅依然有追求、有梦想；而且这追求和梦想比往日更加五彩缤纷，也更加美丽绚烂。

